




Ann Patchett

[美]安·帕切特——著
邹笃双——译

与你同行

COMMONWEALTH

 长江文艺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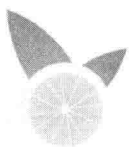
关于爱与婚姻 责任与欲望
关于内心深处无法抚平的隐痛

与你同行

[美]安·帕切特——著
邹笃双——译

COMMONWEALTH

Ann Patchett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0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与你同行 / (美)安·帕切特著; 邹笃双译. —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7.11
ISBN 978-7-5354-9992-9

I. ①与… II. ①安… ②邹…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45039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17-2017-224号

Original English title: Commonwealth

Copyright © 2016 by Ann Patchett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Curtis Brown Group Limited
through Bardou-Chinese Media Agency.

特约监制: 欧阳勇富

选题策划: 王传丽

版权支持: 孙淑慧

责任编辑: 郭喜军 姜山

装帧设计: 所以设计馆

责任校对: 韩雨

营销编辑: 刘聪

责任印制: 张涛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北京时代华语国际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 010-83670231)

http: //www.cjlap.com

印刷: 三河市宏图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 10.5

版次: 2017年11月第1版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

字数: 250千字

定价: 42.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联系 010-83670231 进行调换)

Ann Patchett

Hello, dear readers,

It makes me happy to think of my novel in China. It's the story of a large family that breaks apart and stays together over a span of fifty years. I hope you'll enjoy it. Best,

Ann Patchett

亲爱的中国读者：

很开心能在中国出版我的小说。

这本书主要讲了一个大家庭五十年间分崩离析又重新凝聚的故事。

希望你们喜欢。

安·帕切特

献给

迈克·格拉斯科克

目录

Contents

	Chapter 01		
	第一章	—————	001
	Chapter 02		
034	第二章	—————	
	Chapter 03		
	第三章	—————	061
	Chapter 04		
093	第四章	—————	
	Chapter 05		
	第五章	—————	144
	Chapter 06		
183	第六章	—————	
	Chapter 07		
	第七章	—————	224
	Chapter 08		
275	第八章	—————	
	Chapter 09		
	第九章	—————	302

第一章

施洗仪式进入到下一个环节的时候，艾伯特·卡曾斯才带着杜松子酒赶到。菲克斯总是面带微笑地为客人开门。这次一打开门，菲克斯便努力地在脑海中拼凑起所有信息，但是他的脸上依然挂着笑容。来客是供职于地方检察院的艾伯特·卡曾斯，此时他正站在前廊铺着磨砂玻璃板的台阶上。短短半个小时之内，菲克斯开了不下二十次门。邻居、好友、教友、贝弗莉的妹妹、自己的兄弟和双方的父母，还有就是几乎整个辖区所有的警察，总之能来的都来了。但是卡曾斯的光临却让菲克斯有些吃惊。两个星期之前，菲克斯告诉妻子贝弗莉没必要邀请认识的每一个人来参加孩子的施洗礼。贝弗莉就让他自己看一遍名单，决定哪些人可以不邀请。名单他没看，但是贝弗莉现在要是站在自己身边，菲克斯一定会明确地告诉她，这个男人就不必邀请了。不想邀请艾伯特·卡曾斯倒不是因为讨厌他，主要是因为自己除了不会混淆他的名字和长相之外，对他可谓是一无所知。这就是理由——大家彼此完全不了解嘛。在菲克斯看来，卡曾斯到家里来除了向他了解案情，应该没有别的可能。虽然这样

的事情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但是，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别的原因呢？前面院子里，客人们正相谈甚欢。大家无论来得早晚，要么是准备坐一坐就离开，要么根本只是借此机会出门走走。这个时候房子里面的客人实在太多了，远远超出了消防安全条款对人数的限制。菲克斯对此当然心知肚明。卡曾斯不请自来，手上拎着的袋子里装着一瓶酒，现在就站在菲克斯面前。

“菲克斯。”艾伯特·卡曾斯说。这位身材高大、西装革履的地区副检察官伸手和他打招呼。

“艾尔。”菲克斯说。（大家是不是都叫他“艾尔”？）

“欢迎欢迎。”菲克斯握了握伸过来的手，便松开了。

“忙得差点来不了。”卡曾斯说着话，抬眼朝屋子里看，好像生怕没有自己的位置。整个仪式已经过半——小块三角形三明治都快吃完了，甜点只剩下一半。放酒杯的桌布湿漉漉的，到处都是粉红色的酒渍。

菲克斯侧身靠边请他进屋。“欢迎光临，”他说，“离结束还早着呢。”其实他已经错过了今天这个派对上最重要的一部分。

他错过了刚才的施洗仪式。

地方检察院的那些人里面，菲克斯只邀请了迪克·斯宾塞一个人。迪克过去也是个警察，后来又去夜校进修法律。他这样一步一步地提升自己，大家却并不觉得他比别人更优秀。无论是开着警车出警，还是站在法官面前辩论，大家都对迪克知根知底。和迪克不同，卡曾斯需要别人办事的时候态度还算友好，但要是说请同事们出去喝一杯，这种事情就不太可能发生了。在这一点上卡曾斯和其他地方检察官、城市安保和雇员们都一样。如果他们要和你喝一杯，那可

能是他们认为警察藏匿了什么证据。要是检察官们拿起你递过来的香烟，就暗示他和你的谈话可以结束了。客厅和餐厅里挤满了警察，屋里站不下，就站在后院的晾衣绳和橙子树下面，没人想马上离开。大家喝着加了冰的柠檬茶，像装卸工人一样大口大口地抽着香烟。

艾伯特·卡曾斯把袋子递给菲克斯。袋子里面装着一大瓶杜松子酒。

客人们有的送了祈祷用的卡片，有的送了珍珠母贝做成的串珠，有的送了镶金边的《圣经》口袋书。还有五个警察，可能是他们的太太们考虑得更长远，凑份子买了一个带链子的蓝色珉琅十字架。十字架的正中间交叉处还嵌着一颗小珍珠，精致又好看。

“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了？”

“两个都是女孩子。”

“那你就插不上手了吧？”卡曾斯耸了耸肩说道。

“完全插不上手。”菲克斯一边说一边关上门。贝弗莉嘱咐过菲克斯不要把门关上，好让房间里透进些新鲜空气。男人们之间缺少关怀，需要提醒才行，这一点贝弗莉很了解。在男人们看来，不管房子里挤了多少人，不关门哪能行！

贝弗莉从厨房探身往客厅看。梅洛伊兄弟，迪麦第欧一家，还有好几个充当祭台助手的小朋友们正在吃甜点。她的妹妹今天穿了条黄色的裙子，早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菲克斯？”她喊道。到处都是喧闹的声音，她得大点声。

卡曾斯首先转过身，朝贝弗莉微微一点头。

见此情景，菲克斯站直了身体，佯装没有看到刚才这一幕。“你请便，不要客气，”他指着玻璃推拉门旁边那些还穿着警用夹克的

警察们说，“今天来了不少人。”这么说也对也不对，但可以肯定的是卡曾斯对这个聚会的主人不了解。菲克斯转身穿过人群。当他走近的时候大家就侧身给他让路，有的拍拍他的肩，有的和他握手，说些祝福的话。他四岁的大女儿卡洛琳正在客厅的地板上和小朋友们玩游戏。小孩子们像小老虎一样在大人的脚边爬来蹿去，大家都得小心，以防踩到他们。

女人们挤在厨房里高声地聊着天。除了邻居家的露易丝愿意帮忙把碗从冰箱里拿出来之外，其他人都只顾着说笑。贝弗莉最好的朋友沃利斯这会儿正对着表面镀了铬的烤面包机补口红。沃利斯太瘦了，肤色也不白皙。她直起腰，嘴唇上涂了厚厚一层浓艳欲滴的口红。贝弗莉的妈妈坐在餐桌旁边，刚刚受洗过的小宝宝正在她的膝盖上玩耍。施洗仪式上她穿着蕾丝长袍，现在换成了浆洗过的洁白小长裙，小裙子的衣领上绣了一圈黄色的花朵，看上去像是刚刚结束迎宾仪式的新娘。女人们轮流抱着孩子逗她笑，似乎在东方三圣贤到来之前，她们都有义务让这个小宝贝开心。但是，这孩子一点也不开心。她呆呆地看着每个人，然后盯着前面不远处的某个地方，一副对什么都不感兴趣的神情。她还不到一岁，给她做三明治、送礼物，是不是太早了点？

“好漂亮的小姑娘啊。”菲克斯的岳母一边自言自语，一边用手指背轻轻地抚摸着孩子圆圆的脸颊。

“冰块没有了。”贝弗莉对丈夫说。

“这个由你妹妹负责。”菲克斯答道。

“她没准备够。你能不能找人去再买一点来？这么热的天，开派对怎么能没有冰块！”她把围裙挂在脖子上，因为不想把裙子弄皱，

腰上那一处的带子根本没有系拢。几缕金黄色的头发从脑后的法式发髻里散落下来，垂在眼睛旁边。

“她不去买冰块，至少也该到厨房来帮忙做三明治吧。”菲克斯边说边抬眼看沃利斯。但是沃利斯自顾自地盖口红盖子，装作什么也没听到。贝弗莉双手不得闲，菲克斯也愿意给她打打下手。无论谁看到贝弗莉都会明白，她肯定是个想让每位参加派对的人都能宾至如归的女主人，更是个乐意大家伙儿都围着她转的女人。

“这么多警察聚在这里，邦妮兴奋得昏了头，哪里还能指望她来帮忙做三明治，”贝弗莉说着，停下收拾手中的干奶酪和黄瓜片，瞟了一眼菲克斯手上的袋子，“那里面装的是什么呢？”

菲克斯从袋子里拿出那瓶杜松子酒。今天他第一次在妻子的脸上看到了笑容。不仅是今天，而是这一周的第一次。

“要是有人去商店买冰块的话，”沃利斯突然对他们的谈话产生了兴趣，“别忘了顺便买点奎宁水。”

菲克斯决定自己去买冰块，正好能趁机溜出去一小会儿。离家不远的街道尽头就有一个市场。四下很安静，排列整齐的房子前是绿油油的草坪。棕榈树在地上拉出一条细长的影子，空气中弥漫着橘子花的清香，混合着菲克斯呼出的香烟。对他来说，这一切似乎有种镇静凝神的功效。他的哥哥汤姆也跟了出来，兄弟俩安静地往市场走去。汤姆和贝蒂有三个孩子，都是女儿。他们一家住在埃斯孔迪多，汤姆是当地消防署的消防员。结婚有了孩子之后，菲克斯开始慢慢地意识到，随着年龄的增长，时间并没有他曾经想象的那么多。算起来兄弟俩已经很久没有见面了，上一次还是在父母家里，一大家人在马萨诸塞州度过了圣诞节前的平安夜，再上一次是菲克

斯开车去埃斯孔迪多参加汤姆女儿艾琳的施洗仪式。一辆红色的阳光牌敞篷车错身开过，汤姆说，“瞧这辆车。”菲克斯点点头。可惜不是他先看到，现在只能等别的有意思的话题了。他们在市场里买了四袋冰块，外加四瓶奎宁水。

人口处有个小朋友问他们要不要买些柠檬，菲克斯摇头拒绝了。六月的洛杉矶，柠檬是人们的最爱。

从家里出发的时候菲尔斯没有看手表。大部分警察都有不错的时间感，他也不例外。这一趟购物花了二十分钟，顶多也就是二十五分钟。这么短的时间能有什么变化呢？可是当兄弟俩回来时，前门开着，院子里一个人都没有了。汤姆一开始并没有察觉到什么异样，不过作为一个消防员，他马上有了警觉。好在没有烟尘的味道，说明没什么大碍。房子里面还有不少人，但是比起离开前安静了许多。派对开始之前菲克斯就打开了收音机，现在总算能够听清音乐的旋律了。在客厅地板上玩耍的孩子们也不知道去了哪里，人们似乎也不太留意他们的行踪，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开着门的厨房里。菲克斯的搭档洛梅正等着他们。看到兄弟俩买完冰块回来，洛梅冲他们、又朝人群那边微微点了点头。“你们可算回来了。”他说。

厨房里挤满了人，比之前多出两三倍的样子，而且大部分都是男士。贝弗莉的妈妈和小婴儿都不在餐桌旁。贝弗莉正站在水槽旁边用一把水果刀切橙子。她面前的桌子上还放了一大堆圆圆的橙子，在那里滚来滚去。来自洛杉矶的两位检察官迪克·斯宾塞和艾伯特·卡曾斯，此时已经脱掉了夹克，松开领带，高高地卷起袖子，拼命地往两个金属榨汁机里拧橙子汁。他们的额头憋得绯红，布满了汗珠，敞开的领口上呈现出汗水浸过的颜色。两人卖力的样子，好像整个

县郡的安全都仰仗于这些橙子汁一样。

贝弗莉的妹妹邦妮现在倒愿意帮忙了。她把迪克·斯宾塞的眼镜从他的鼻梁上取下来，用餐巾纸认真地擦拭着。这会儿，迪克·斯宾塞那位能干的妻子就在人群中站着。拿下眼镜后，没有汗水浸渍的眼睛舒服多了，迪克看到菲克斯和汤姆进来，就喊着要来点冰块。

“冰来了！”邦妮兴奋地说。天气真够热的，冰块可谓是最美好的东西。她扔下纸巾，从汤姆手上接过两袋子冰块放进水槽，里面堆满了挤完的橙子空壳。接着她又接过菲克斯手上的冰袋，因为冰块本就是由她负责。

贝弗莉放下手中的水果刀。“回来得正好。”说着她拿杯子从塑料冰袋里舀出一些冰，又倒回去两三块，一副运筹帷幄的神情，然后开始调制烈饮——一半杜松子酒，一半橙子汁。烈饮一杯一杯地从大冰桶里倒出来，又一杯一杯地传到每一位客人手上，直到里里外外人手一杯。

“还买了奎宁水。”菲克斯望着手上的袋子说。他们去市场买东西的这段时间里，肯定发生了什么，被蒙在鼓里的感觉一点都不好。

“橙子汁更合口。”艾伯特·卡曾斯说，仰起头好一阵子才将邦妮倒给他的橙子汁喝干净。邦妮近来很迷恋警察，但是现在她的爱好有了变化，她已经成了眼前这两位检察官的拥趸了。

“配上伏特加最好。”菲克斯说。伏特加和橙汁调配的鸡尾酒，谁不知道呢。

卡曾斯斜头看向贝弗莉。她似乎不相信菲克斯的话，递给丈夫一杯自己调配的饮料。在场的每个人都能感觉到她和卡曾斯之间的默契。菲克斯握着杯子看着这位不速之客。宾客之中有他的三位兄弟，

来自洛杉矶警察局的同僚也不少，还有一位专门为不良少年组织周六拳击比赛的牧师，如果提议将这位单枪匹马的副检察长赶出去，这些人应该都会支持自己的决定吧。

“干杯。”贝弗莉低声对他说，听上去不像祝酒，更像是命令。菲克斯脑子里还在想着该怎么抱怨才好，手上却顺从地朝妻子举了举杯子。

乔·迈克牧师坐在地上，背靠着基廷家房子的后墙，影子斜斜地落在墙面上。他穿着黑色的裤子，这是牧师们的标准着装。将装有杜松子酒和橙汁的杯子放在膝盖上，他已经记不清这到底是自己喝过的第三杯还是第四杯了。每一杯也就那么一点点，有什么好担心的？他努力地在脑子里为下个周六准备一篇布道词。他想告诉到教堂来的每个人，尤其是那些今天没来参加基廷家派对的人，麦饼和鱼肉的圣迹真实地发生在这个院子里。但是他的脑子里全是酒意，怎么也想不清楚，不仅是别人，就连他自己也未必相信看到了圣迹，不过他认为自己可能发现了解释成就耶稣圣迹的原理。艾伯特·卡曾斯带来的那一大瓶杜松子酒，即使再大瓶也不可能装满每个客人的杯子，更何况有的人还频频续杯，一百多位客人，有的已经喝得不省人事了。就算是后院里那些分蘖未久的瓦伦西亚橙子树结出的累累硕果，它们榨成的果汁也不能让每一个客人喝够喝好。大家通常认为橙子汁不能调配杜松子酒，关键是，谁会想到在施洗仪式的派对上喝酒呢？

也许基廷家的酒柜里还存了好多杜松子酒，到底有多少瓶外人也无法知晓。但是菲克斯·基廷亲手将酒瓶递给妻子，他的妻子一心要把派对办好，便想着给大家弄点喝的。女主人要给大家来点喝的，

又有谁不欢迎！怎么看这都是贝弗莉·基廷创造的奇迹。艾伯特·卡曾斯带来了杜松子酒，也是他建议将酒和橙汁混在一起喝。两三分钟之前，这个叫艾伯特·卡曾斯的人还坐在乔·迈克牧师的身边，说自己来自弗吉尼亚州，在洛杉矶待了三年后依然为这里到处硕果缀枝的柑橘树所震撼。他说别人管他叫伯特，还说自己是喝着大水罐里搅拌的白色凝浆长大的，那时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但可以肯定它与橙子汁无关。现在他的孩子们喝鲜榨果汁的时候，也和他儿时喝牛奶一样，搞不明白自己喝进嘴里的到底是什么东西。他们从自家院子的果树上摘果子榨汁，一到要榨果汁的时候，孩子们就拿着杯子等在旁边，喝完了还要喝。经常这么使劲儿地榨橙汁，他发现妻子特里萨右边腋下的肌肉比以前更结实了。伯特还告诉牧师，他们一家最喜欢喝橙汁。每天早上喝着橙汁吃燕麦片，特里萨还用特百惠的冰棒模具制作橙汁冰棒，孩子们下午的点心就是这种冰棒。晚餐的时候他会和妻子在橙汁里面加上冰块，再加点伏特加、威士忌或者杜松子酒。每个人都知道，重要的不是在里面添加什么，果汁本身才是关键之所在。“加州的人们忘记了这一点，他们被惯坏了。”伯特说。

“的确如此。”乔·迈克牧师点了点头。牧师在加州的欧申赛德长大，他也不太确定这个家伙关于橙汁的说法到底有几分可信。

如同犹太人在沙漠中寻寻觅觅，牧师脑子里面思考的都是下周要派上用场的布道词：由于忘了为施洗仪式的派对准备足够的酒，贝弗莉·基廷打开酒柜时才发现，里面除了一瓶只剩下三分之一的杜松子酒、大半瓶伏特加，还有就是一瓶龙舌兰。这瓶龙舌兰是菲克斯的哥哥约翰去年九月从墨西哥带回来的，她和菲克斯都不知道

怎么喝这种酒，就一直放在那里。没办法，她只好把这几瓶酒统统拿到厨房。这时，几位邻居和几位住在因卡内辛附近的朋友主动提出他们愿意回家看看，看各自的酒柜里有没有值得拿来喝的酒。等他们几位回来的时候，不仅带来了酒，还带来了橙子。比尔和苏伊从自家树上摘了满满一枕头套的橙子，还说如果需要的话他们可以再回去摘三个这么多。这一举措的效果很显著，很快又有其他人有样学样，纷纷跑回家去翻箱倒柜地找酒，顺便搜罗一遍自家的果树。不一会儿，基廷家的厨房餐桌上就摆满了各种口味的美酒，而餐厅的洗手台此时看上去更像是贩卖水果的卡车，上边堆满了新鲜水果。

难道这还不能称之为“圣迹”吗？当然这不是耶稣从袖子里变出放满了美食的餐桌，然后邀请众人和他一起分享麦饼和鱼肉这样的圣迹。这个院子里发生的事情，更像是人们被耶稣和门徒的慷慨所打动，放心大胆地往自己的羊皮袋子里装一些剩下的午餐，不是让每个人都能不饥不馁、足够填饱家人肚子这样多一点的分量就好。参加派对的人也被贝弗莉·基廷的慷慨大方所打动，可能打动人们的是女主人的一袭黄裙，也或者是她那高高挽起的金色美发和那一抹消失在长裙之中的平滑脖颈。乔·迈克牧师啐了一口手中的酒。派对结束之后光是各种垃圾就有十几筐，桌子上、椅子上、地面上，到处都是用过的杯子，杯底或多或少都剩下一些没喝完的饮料。这些残剩的饮料还会有人来取走喝掉吗？又有多少人会这么做呢？想到自己没有回去取酒来和大家分享，乔·迈克牧师感觉有些失落。这的确是拉近和教区民众关系的好机会，但是牧师向教众们展示自己私藏的杜松子酒怎么说也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吧。

感到有人轻轻地敲了敲自己的鞋尖，牧师从思绪中回过神来。

刚才这会儿，他一直想着和这杯酒相关的事情。他抬起眼看，原来是邦妮·基廷。哦，直呼她邦妮·基廷也不对。她的姐姐和菲克斯·基廷结了婚，得管她叫邦妮·某某，或者就叫她贝弗莉的邦妮，再加上她的娘家姓氏才对。

“牧师，和我跳支舞吧，怎么样？”

这个叫邦妮的女孩穿着蓝色的短裙，裙子上绣着雏菊。她的裙子太短了，让牧师不知该看哪儿才好。姑娘早上穿衣时哪会想到自己站着的时候有个男人恰好坐在她面前的地面上。他本来想拿出一副老成的口吻来拒绝这份邀请，说对于跳舞自己已经荒废了太久。但是，他远没有老到可以当她叔叔的年龄，做她的“牧师”或者“父亲”更是不敢当，虽然她刚才就是这么叫自己。他只能简单地回答，“不好吧。”

听到被拒绝，邦妮蹲下身体，这样才能看到牧师的眼睛，谈话会更私密一些。她没想到这个姿势会让自己走光。内裤也是蓝色的，这和裙子上的那些雏菊搭配得真好。

“你看，这里的每个人都结了婚，”她尽量不让自己的声音里显露出抱怨的味道，“我一点也不介意和已婚的男人跳舞，跳支舞有什么了不起嘛，但是他们都是和妻子一起来的。”

“这些妻子可不是这么想的。”他小心翼翼地不去看她的眼睛。

“是啊。”她不开心地说，一边将一缕赭色的直发拨弄到耳朵后边。

这一刻，乔·迈克牧师突然有一种感觉，他觉得邦妮应该离开洛杉矶，或者至少搬到硅谷，去一个没有人认识她姐姐的地方生活。不拿她和她姐姐比较的话，邦妮确实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女孩子。这